

§ 法庭上的正義

西元前 403 年八月，雅典，等待秋雨的季節。

民主終於恢復了。

這一天，太陽剛越過衛城，雅典人民便陸續聚集在法庭外。

有人扶著拐杖而來，有人帶著家人前來，也有人穿著早已褪色的黑袍，默默站在人群最後。

他們不是來看熱鬧。

他們是來見證。

見證那段黑暗歲月，是否真的畫下句點。

今天站上被告席的人，是三十僭主之一——厄拉托斯提尼（Eratosthenes）。

他神情依舊平靜，只是那雙眼睛，早已失去昔日身為統治者的傲慢。

法庭另一側，身材修長的利西亞斯(Lysias)緩緩站起來。

整座法庭頓時安靜下來。

角落裡，一位披著粗布斗篷的老人默默坐著。

他沒有學生簇擁，也沒有任何顯赫的身分，只是靜靜望著法庭中央。

有人認出了他。

「那不是蘇格拉底嗎？」

老人沒有回答，只是輕輕點了點頭。

他的目光，不曾離開利西亞斯。

利西亞斯深吸一口氣。

他的聲音不高，卻傳遍整座法庭。

「雅典的公民們，今日，我最大的困難，不是如何開始控訴，而是不知該如何說盡他們所犯下的一切罪惡。」

一句話出口，全場寂然。

他沒有激昂怒吼，沒有悲天喊地。

只是平靜地，一件一件說出往事。

他與哥哥波勒馬科斯如何被三十僭主盯上。

如何被誣陷。

如何財產被沒收。

如何趁夜逃亡。

又如何眼睜睜看著哥哥被帶走。

「他沒有審判，沒有辯解。甚至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麼罪。

唯一的理由，只因為他富有。」

陪審員低著頭。

許多人握緊拳頭。

利西亞斯轉過身，望向被告席。

「厄拉托斯提尼，你或許會說，你只是奉命行事。

可是，是誰帶人闖入我家？

是誰將我哥哥押走？

又是誰，眼睜睜看著一個無辜的人走向死亡？」

厄拉托斯提尼沒有回答。

法庭靜得只能聽見風穿過石柱。

利西亞斯繼續說：

「你們口口聲聲說，是為了拯救雅典，可你們拯救的，不是雅典。

而是自己的貪婪，你們奪走的不只是金錢。

還有人民對法律最後的一絲信任。」

這句話落下時，不少曾經歷暴政的人，眼眶早已泛紅。

角落裡，蘇格拉底慢慢閉上眼睛。

他想起那一天。

克里提亞命令他前往薩拉米斯，逮捕列翁。

那一天，他拒絕了。

法律，本該守護人民。

一旦法律淪為暴君的工具，它便不再是法律，而只是恐懼的命令。

蘇格拉底沒有說一句話，只是默默聽著。

幾個時辰後審判終於結束，人群慢慢散去。

有人低聲討論，有人沉默離開。

夕陽灑落在雅典廣場，將每個人的影子拉得很長。

利西亞斯獨自走出法庭，望著衛城，久久沒有說話。

忽然，一道熟悉而沉穩的聲音從身後傳來。

「利西亞斯。」

他回過頭。

蘇格拉底正慢慢走來，臉上沒有喜悅，也沒有悲傷，只有一如往常的平靜。

「先生。」

利西亞斯微微行禮。

蘇格拉底看著他，輕聲問道：

「今天，你心中的怒火熄滅了嗎？」

利西亞斯沉默了一會兒。

「沒有。」

「哥哥仍然回不來。」

蘇格拉底點了點頭。

「是啊，死人不會因一場審判而復生。」

兩人並肩走在石板路上。

四周的人群漸漸散去，只剩晚風吹過橄欖樹。

蘇格拉底忽然停下腳步。

「那麼，你今天為何還要站上法庭？」

利西亞斯望向遠方。

許久，才緩緩開口。

「因為若沒有人說出真相，暴政就會以另一個名字回來。」

蘇格拉底露出一絲微笑。

「很好，你今天，不是在替自己的哥哥報仇。

你是在替雅典守住一件更重要的東西。」

利西亞斯望向蘇格拉底。

「是什麼？」

蘇格拉底伸手，輕輕摸著身旁冰冷的石柱。

「法律。真正的法律，不是讓人民害怕統治者，而是讓統治者敬畏法律。」

利西亞斯沉默了。

這句話，比今天法庭上的任何判詞，都更加沉重。

蘇格拉底抬頭望向漸暗的天空。

緩緩說道：

「三十僭主敗了，不是因為他們沒有軍隊。

而是因為他們忘了，沒有正義，再鋒利的長矛也守不住一座城邦。」

說完慢慢轉身離去。

夕陽將他的身影拖得很長。

利西亞斯站在原地，久久沒有移動。

他知道，今天結束的不只是一場審判，而是一個時代。

另一個時代，正悄悄開始。

§

夜幕低垂。

蘇格拉底推開家門，昏黃的油燈仍在屋內燃著。

克桑蒂貝正坐在織布機前，聽見腳步聲，立刻放下手中的梭子。

「你回來了。」

蘇格拉底點點頭，把披風掛在牆邊。

「今天法庭的人很多。」

克桑蒂貝替他倒了一杯清水。

「聽說，是審判厄拉托斯提尼？」

「嗯。利西亞斯說得很好。」

屋內沉默了一會兒。

克桑蒂貝忽然放低聲音。

「我今天一直在想一件事。」

蘇格拉底抬起頭。

「什麼事？」

她望著丈夫，眼中仍帶著幾分未散的恐懼。

「如果三十僭主沒有垮台……

今天站在被告席上的，也許不是厄拉托斯提尼。

而是你。」

蘇格拉底微微一笑。

「或許吧。」

克桑蒂貝忍不住提高了聲音。

「你怎麼還笑得出來？」

蘇格拉底接過水杯，神情依舊平靜。

「若我當時真的把列翁押回來，我每天照鏡子時，還能坦然看著自己嗎？」

克桑蒂貝一時語塞。

蘇格拉底望向窗外。

夜空中，一輪明月正緩緩升起。

「人可以逃過暴君的懲罰，卻逃不過自己的良心。」

若一個人為了活命，甘願替不義效力，那麼即使活到八十歲，也只是多活了幾十年的羞愧。」

克桑蒂貝望著丈夫。

她忽然明白，眼前這個人之所以不害怕，並不是因為不知道死亡，而是因為他早已決定，有些事比生命更重要。

她走到蘇格拉底身旁，輕輕握住他的手。

「答應我。

以後……至少多想想這個家。」

蘇格拉底低頭看著妻子，眼神多了一絲平日少有的溫柔。

「我會。不過，不是因為害怕死亡。

而是因為，我知道有人在等我回家。」

克桑蒂貝沒有再說話。

她只是握緊丈夫粗糙的手。

屋外晚風徐徐吹過。

雅典終於恢復了法律。

然而他們都不知道，幾年之後，這座城邦仍將再一次，把這位今日坐在旁聽席上的老人，送上另一個被告席。